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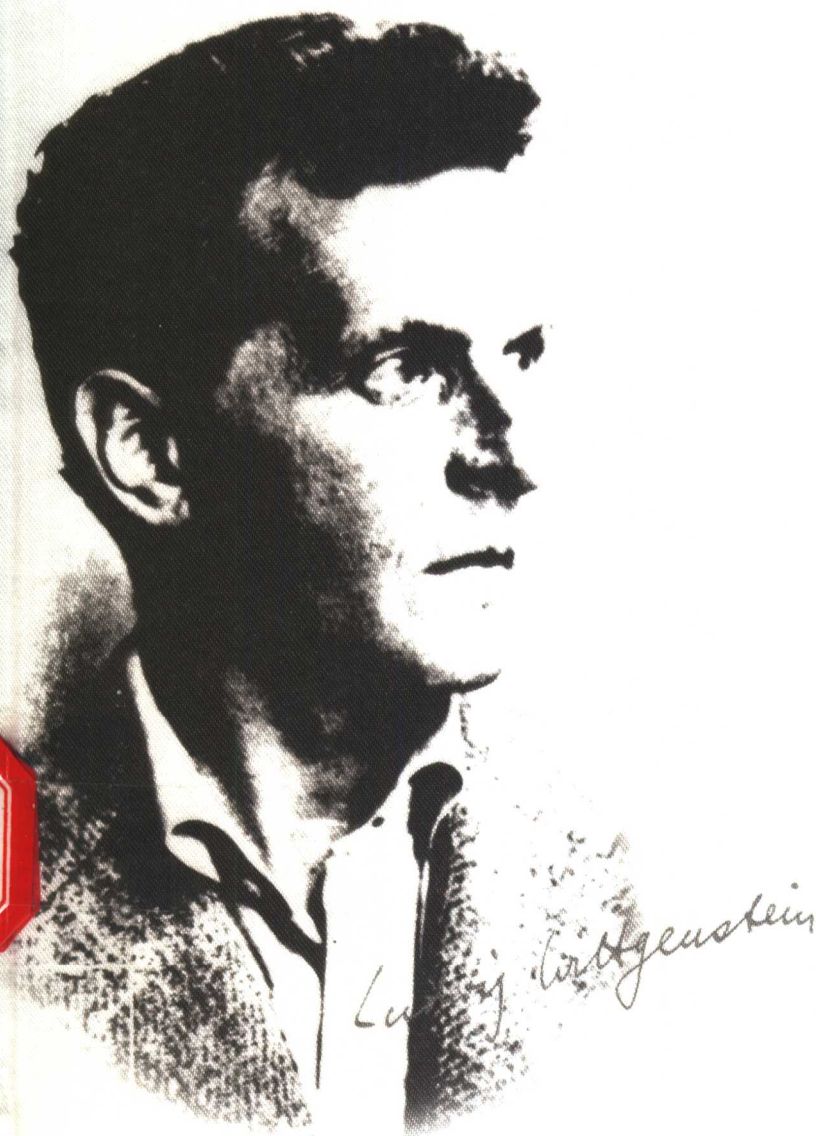
L.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全集

第 11 卷

涂纪亮 主编

涂纪亮 吴晓红 李 洁 译



维 特 根 斯 坦 全 集

杂评
纸条集
关于颜色的评论

11

G. H. V. Wright, H. Nyman, G. E. M. Anscombe 编
涂纪亮 吴晓红 李 洁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迈克尔·德罗比素描）

Du schreibst mir, daß meine Schüler so gute
 Rechtschreiber sind, und Du Heinrich schreibt
 „grüßen“ mit Doppel-s und „Wahrheit“ ohne h. Hart!!
 Aber laß dich das ja nicht abhalten, mir oft
 zu schreiben. Jeder Brief von Dir freut mich herzlich
 und ein gelegentlicher Daten macht gar nichts.
 Aber ich muß dich doch auf ihre Aufmerksamkeit machen;
 denn Du sollst eine gute Rechtschreibung jetzt nicht
 verlieren. — Wenn Du etwas Neues von einem meiner Schüler
 erfährst, so schreib' es mir, ich werde interessiert sein
 immer sehr. Besonders zum Wortschatz, was aus dem
 Blockingen zuordnen ist und was er treibt. Fröhlich ist
 mir, wenn Du es vielst. — Wie geht es denn Dir? Hast Du
 noch so oft Kopfschmerzen wie früher? Hast Du viel zu tun?
 Dieser Brief ist wieder voller Fragezeichen, die Du mir
 beantworten ^{mußt} ~~mußt~~. Also schreib' bald.
 Achmeis, vielen Dank für das Paket und
 viele Grüße von meinen
 Eltern, Lehen
 Ludwig Wittgenstein

1924年2月10日 写给学生的回信

译者前言

涂纪亮

这一卷包括维特根斯坦后期的三本著作,即《杂评》、《纸条集》和《关于颜色的评论》。其中有些评论写于20世纪头三十年,但绝大部分评论是40年代写的。

《杂评》(*Vermischte Bemerkungen*)一书收入维特根斯坦在1914—1951年间写的一部分评论,按时间顺序排列,有一半左右写于1945年以后,主要反映他后期关于文学、音乐、绘画、宗教、语言、哲学、科学、道德等方面的思想。由原编者G. H. 冯·赖特从维特根斯坦的手稿中选编而成,1977年出版德文本第一版,1980年出版的英译本改名为《文化与价值》(*Culture and Value*),1994年出版了A. 皮希勒在此基础上编辑的德文版修订本,1998年出版了英文版修订本。

《纸条集》(*Zettel*)一书由七百一十七条评论组成,这些评论分别写在维特根斯坦存放在一个盒子里的纸条上,这些纸条绝大部分是从他的打字稿中剪下来的,少数剪自他的手稿。这些纸条中有一部分按不同的主题夹在一起,但大量纸条则是零散地存放在盒子里。P. 吉奇最初在整理这些纸条时,除保留原来夹在一起的纸条外,还把其余那些零散的纸条按所涉及的主题加以编排,这种编排后来被G. E. M. 安斯康和G. H. 冯·赖特接受下来,只作了少量改动。这些评论最早写于1929年,最晚写于1948年,其中大部分写于1945—1948年。

这些评论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使用于《哲学研究》，也有一小部分被使用于《哲学评论》。本书于1967年出了德文版，1998年出版了英译本。

《关于颜色的评论》(*Bemerkungen über die Farben*)一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共八十八节，是维特根斯坦于1951年3月在剑桥写出的。第二部分只有二十节，写在一些松散的纸片上，1951年2月他前往剑桥时把这些纸片留在牛津。第三部分最长，共六百七十六节，它们再现了维特根斯坦在1950年春在牛津所写的手稿的主要内容。此书由G. E. M. 安斯康编辑而成，1977年出版了德文本，后又出版了英译本。

对于以上三本书，我们都是根据德国 Suhrkamp 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维特根斯坦著作集》(*Wittgenstein Werkausgabe*)第8卷译出。在翻译《杂评》一书的过程中，参考了1980年出版的英译本 *Culture and Value* 和1981年出版的中译本《文化和价值》。

目 录

杂评(1914—1951 年)	(1)
纸条集(1929—1948 年)	(121)
关于颜色的评论(1950—1951 年)	(279)

杂 评
(1914—1951 年)

G. H. V. Wright und H. Nyman 编

涂纪亮 译

1914 年

当听中国人说话时,我们易于把他所说的话看做一种发音不清楚的咯咯声。懂得中文的人却认出这是一种语言。同样,我经常不能觉察出一个人的人性。

1929 年

在我看来,我的这种哲学探讨方式始终是新颖的,始终是新颖的。这是我往往不得不如此重复的原因。另一代人将完全掌握这种哲学探讨方式,他们会对这种重复感到厌烦。我却认为这种重复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我不让自己受他人影响。

一个好的比喻将再次激发灵感。

难于为眼睛近视者指引道路,因为你不能对他说:“瞧一瞧十英里外的那座教堂的尖塔,朝那个方向走去。”

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因误用形而上学词汇所承受的罪责,像数学中因这种误用所承受的罪责那样多。

人的目光具有一种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而它也使事物更加珍贵。

仅仅让自然界去说明和认可那个独一无二地高于自然界而不能被其他人思考的事物。

悲剧在于树不是弯曲了，而是折断了。悲剧是某种非犹太人的东西(etwas unjüdisches)。门德尔松^①也许是一个最没有悲剧色彩的作曲家。

每天早晨，人们必须重新掀开那些无生命的碎石，必便接触那粒温暖的、生气盎然的种子。

一个新词好比一粒刚刚播在讨论园地里的种子。

背着装得满满的哲学背包，我只能缓慢地攀登数学之山。

门德尔松不是顶峰，而是高原。他有一种英格兰性格(Das englishe)。

任何人不能替我思考，正如任何人不能替我戴着帽子一样。

任何一个聆听小孩哭声的人都明白，哭声中潜藏着一种可怕的精神力量，它不同于人们通常想像的那样。深沉的愤

① 门德尔松(Mendelssohn-Bartholdy, Felix, 1809—1847)，德国作曲家。——译者注

怒,痛苦,毁灭性的狂热。^①

门德尔松像一个那样的人,当他周围的人都快乐时他才快乐,当他周围的人都善良时他才善良,他不像树那样坚定地挺立着,不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也与此类似,我倾向于成为那样的人。

我的理想是某种冷静。教堂为激情提供一个环境,而没有干扰激情。

我经常思考我的文化观念是否新颖,也就是说,它是现时代的,还是来自舒曼^②的那个时代。在我看来,它至少是那种观念的延续,尽管它不是当时实际上发生的那种延续。这样一来,便把19世纪下半叶排除掉了。我必须说,这纯粹是一种本能的发展,而不是沉思的结果。

当我们思考世界的未来时,我们通常指的是,如果世界沿着我们看见它目前所走的那个方向前进,它所能达到的那个目的地。我们并不认为它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它的方向经常变换。

我觉得奥地利人(格里尔帕策尔、列瑙、布鲁克纳、莱伯^③)的优秀作品特别难于理解。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比所有

① 这个句子在手稿中不完整。——原编者注

② 舒曼(Schumann, Robert, 1810—1856),德国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译者注

③ 格里尔帕策尔(Grillparzer, Franz, 1791—1892),奥地利剧作家。列瑙(Lenan, Nikolans, 1802—1850),奥地利诗人。布鲁克纳(Bruckner, Antan, 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莱伯(Labor, Josef, 1842—1924),波希米亚作曲家。——译者注

其他作品更加难以捉摸。它们阐述的真理从来不指向或然性的那一面。

如果某个事物是好的,那它也就是神圣的。尽管这听起来令人感到奇怪,但它是我的道德观的总结。

只有超自然的东西才能表现超自然之物。

不可能把人们引向善,只可能把人们引向此地或者彼地。善在事实的范围之外。

1930 年

不久以前,我和阿维德^①在电影院看了一部旧影片。我对他说:一部现代影片与一部旧影片的关系相似于一辆当代汽车与一辆 25 年前制造的汽车的关系,旧影片给人的印象可笑而且笨拙,就像那些旧汽车那样,可以把影片的发展过程与汽车技术的发展过程相比较。但是,它不能与艺术风格演变——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相比较。现代舞蹈音乐的发展也与此十分相似。爵士舞蹈也能像电影那样发展。所有这些发展不同于风格的形成,其原因在于精神没有在所有这些发展中起任何作用。

我曾经说过,也许说得很对: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尘土。可是,精神将浮游于尘土之上。

目前,优秀的建筑师与拙劣的建筑师之间的区别在于,拙

① 阿维德(Arvid, Sjogren),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和亲戚。——原编者注

劣的建筑师经不起任何诱惑，优秀的建筑师却能抵抗住它们。

一件艺术品的机体出现裂缝时，人们用麦秆把裂缝塞住；为了安抚人的心灵，人们使用最好的麦秆。

如果有人认为他已经找到生命问题的答案，并对自己说现在一切都十分容易了，那他一旦回忆过去那个未曾找到这个“答案”的时期，他就会明白自己错了。可是，人们必定也能生存于那个时期里，而在回顾那个时期时，那个新找到的答案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我们在逻辑研究中碰到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有一个关于逻辑（哲学）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必须提醒自己曾经有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的时期。（即使在那个时期，人们一定已经懂得如何生存和思考。）

恩格尔曼^①告诉我，他在家翻阅一个装满他自己的手稿的抽屉，觉得这些手稿如此卓越，以至他认为值得把它们公诸于世。（他说，当他阅读已去世的亲友的信件时，他也有同感。）可是，一旦他考虑从其中选出一部分加以出版时，这项工作却失去魅力和价值，不会付诸实施。我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与下述情况相似：没有什么比观察这样一个人更加值得注意，这个人相信他以一种未受人们注意的方式从事某种十分简单的日常活动。我们想像在一个剧院里，幕布拉开后，我们看见一个男人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点燃香烟后坐了下来，如此等等。我们突然以一种在其他场合决不能观察自己的方式从局外去观察一个人，仿佛用自己的眼睛观看自传中的一章。——这必定既令人不安，同时又很精彩。我们应

① 恩格尔曼(Engelmann, Paul, 1891—1965), 建筑师。——译者注

该观察生活本身,它比剧作家在舞台上表演的或者说出的任何事物都更加精彩。——然而,尽管我们每天都看见它,它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丝毫印象!的确如此,可是我们没有从那样一种观点去观察生活。——例如,当恩格尔曼瞧着他的手稿,发觉它们非常精彩(尽管他不想单独地加以发表),此时他认为他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艺术品,作为那样的艺术品,他的生命与任何生命、任何事物一样值得探索。不过,只有艺术家才能如此描绘单个的事物,以至我们把这种单个的事物看做艺术品。当人们单独地、特别是无动于衷地、即在事先对之没有感情的情况下去看这些手稿时,这些手稿理所当然地失去其价值。可以说,艺术品迫使我们从正确的角度去观看它。没有艺术,这个东西与其他东西一样只不过是自然界里的一个片断。或许我们会热情地颂扬它,但这不使任何其他他人获得把它放在我们面前的权利。(我经常想到一幅没有特色的风景照片。在那个拍摄这些照片的人看来,它是有意義的,因为他到过那里,并且有新体验。可是,其他人却有充分理由对它漠视,只要人们对某事物采取漠视态度是有根据的。)

不过,在我看来,除了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外,还有另一种用以把握永恒观念之下(Sub Specie aeterni)的世界的方式。我认为这就是思想的方式,思想仿佛飞翔于世界之上,它在飞翔时从上空进行观察,而让世界保持它的原状。

勒南^①在《以色列民族史》中写道:“生育、疾病、死亡、疯狂、倔强症、睡眠以及梦都发生巨大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也只有少数具有才能的人才能看出这些现象的原因隐藏在我们

① 勒南(Renan, Ernest, 1823—1892),法国作家、宗教学家。——译者注

的素质之中。”^①

与此相反,绝对没有理由对这些事情感到惊奇,因为它们每天都可能发生。如果原始人必然会对它们感到惊奇,那么狗和猴子就会更加如此。或者,是否可以假定人们仿佛突然清醒过来,突然注意到这些早已存在的现象,从而理所当然地感到惊奇呢?——诚然,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定。不过,并非假定人们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现象,而是假定他们突然对它们开始感到惊奇。不过,这与他们的原始状态没有任何联系。除非把不对这些事物感到惊奇称为原始的,在那种情况下,现代人的确是原始的。如果勒南认为科学解释能增强惊奇的程度,那么勒南本人也是原始的。

似乎闪电在今天比两千年前更为常见,更加不会令人惊奇。

必须清醒过来才会感到惊奇。也许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科学是一种使人重新入睡的手段。

这就是说,下述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这些原始的人群必然对一切现象感到惊奇。不过,这些人曾经对他们周围的一切事物感到惊奇,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关于他们必然感到惊奇这种想法,是一种原始的迷信。(这类似于认为他们必然害怕所有的自然力量,而我们当然不必害怕。另一方面,经验可能告诉我们,某些原始部落强烈地倾向于害怕自然现象。——不过,不能排除高度文明的民族也可能倾向于害怕自然现象。他们的文明和科学知识并不能保障他们免于害怕。尽管如此,不能把科学在其中进行工作的那种精神与这种害怕相提并论。)

① 勒南:《以色列民族史》第一卷第三章。——原编者注

勒南所说的闪米特族的“bon sens précoce”^①(我很久以前就想到这个概念),是一种直接追求具体之物的无诗意的精神,这就是我的哲学的特色。

那些毫无掩饰的直接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这是宗教和艺术分道扬镳之处。

一篇前言的草稿^②

本书是为那些对贯串于本书中的精神持友好态度的读者写的。我相信这种精神不同于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的主流精神。它们的文明的精神明显地体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业、建筑、音乐之中,体现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中,这种精神与作者的精神格格不入,志趣相左。这不是价值判断。诚然,情况并不是仿佛作者认为目前被称为建筑的那种东西不是建筑,也不是仿佛作者对人们称为现代音乐的那种东西怀有严重的猜疑(没有弄懂现代音乐的语言);然而,艺术的消失并不能证明对人性所作的否定性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代,真正的强者避开艺术,转向其他事物;个人的价值的种种方式表现出来。当然,没有像在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里那样。一种文化仿佛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它给每个成员指定一个位置,每个成员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按照整体精神进行工作,可以十分公正地按每个成员给整个组织做出的贡献来衡量他的力量。然而,在没有文化的时代里,力量被分裂开来,个人的力量被敌对的力量和对摩擦的阻力消耗掉了。这种力量没有个人所走过的路程中表现出来,也许仅仅在人们克服阻力时所产生的热中表现出来。不过,能量仍然是能

① 这几个法语词的意思是:“早熟的意识。”——译者注

② 指《哲学评论》的前言(印刷稿)的最初的草稿,此书后由鲁什·里斯编辑,1964年由牛津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出版。——原编者注